

宁波好书

## 甬剧长河里的那些闪光浪花

——读陈也喆《戏中有戏：甬剧艺人逸事》

杨东标

读陈也喆的新著《戏中有戏：甬剧艺人逸事》，不能不想起年轻时看甬剧的各种往事，不能不想起我与甬剧团的种种交往。那时候，我在宁海工作，宁波甬剧团每有新戏开演，我们都会赶去观摩。《半把剪刀》《天要落雨娘要嫁》《雷雨》，还有《亮眼哥》《夺印》《山乡风云》等，我能开出一大批剧目单。

甬剧团的戏好看，首先是这些剧目好。剧情跌宕起伏，扣人心弦，角色个性鲜明，语言妙趣横生。那时候，一台戏至少要演两个半小时，我坐在剧场里，一点也不嫌长，不觉累。大幕闭上了，仿佛还意犹未尽，不愿散去。

其次，他们的演员好，一代又一代，甬剧团总有一批光彩照人的名角，展现了剧团强大的艺术阵容。我最熟悉的当然是杨柳汀、曹定英、石松雪、杨佳玲、王利荣这一批，后来又有王锦文、沃幸康。我也看过金玉兰、徐秋霞、徐雯霞的戏，但不多。他们的表演生动真切，朴素自然，接地气，松得很，都是生活化了。金玉兰演的一个角色，右手捏一个油瓶，换了左手，右手就往头发上顺手一抹，台下一阵笑声，那个角色形象就活脱脱

出来了，至今让我记忆犹新。

我也为甬剧团写过几个戏，与天方合作的《浪子奇缘》，获得全国优秀剧本奖，那时候还是非常稀有的，这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。还有《东瀛孤女》和《好母亲》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戏，其中让我感受很深的是，甬剧团的演员，真的很会演戏，塑造人物的能力很强，因此，观众喜欢，编剧和导演也高兴。在陈也喆的书中看到那些剧照和戏单，让我倍感亲切，怀旧心情油然而生。

读《戏中有戏：甬剧艺人逸事》，让我看到甬剧艺坛上一片云蒸霞蔚的艺术现象。而这些现象，不光反映在舞台上，还表现在日常生活中，这就构成了这本书的基本特色。作者写的是甬剧，写的是曾经风光无限的老艺人，更多的是台下的逸事、幕后的插曲。他们演戏、做人，献身于事业，令人尊敬。这本书不是甬剧史，却是甬剧史最好的补充和辅助。一辈子写了很多甬剧的知名剧作家胡小孩，他的独特名字带来多少有趣的笑话？杨柳汀扮演郭建光那优美挺拔的形象之前，为甬剧曾受过多少次伤？王锦文为苦练《典妻》的行路台步，承受了大脚趾趾甲脱落的几多痛苦？一个普通的甬剧爱好者叫樊阿达，他对甬剧一片痴情，搜集的节目单竟有近百份，又为谁

知？当然，还有很多故事，不能一一枚举，正是这些闪光的细节描述，犹如珍珠一般装饰在甬剧的艺术大厦里，让甬剧具有了另一种血肉丰满的光彩。

作者告诉我，她的这种写法，源自一次与王锦文的对话。有一天午休，陈也喆正在看徐城北的《京剧下午茶》。喜欢阅读的王锦文说，让我也看看吧。一看，她喜欢上了，对陈也喆说，我们能不能写一本《甬剧下午茶》呢？一下子就陈也喆的灵感点亮了。

下午茶是一种休闲的餐饮方式，散漫而随意，有别于正餐，这给陈也喆以全新的启示。甬剧是否也需要有一种不同于《甬剧发展史述》《甬剧老艺人口述史》之类的“下午茶”呢？下午茶从某种角度来说，是否更有趣味更让人轻松愉快呢？答案是肯定的。

于是，陈也喆开始了漫长的采访。

她重新采访了30多位甬剧老艺人，健康的，扶病的，宁波的，上海的，不求人事详尽、面面俱到，只要是甬剧长河里泛起的一片闪光的浪花，便用心记下。她真切地体会到“生命中真正挚爱过的东西，会长在身体里，伴随我们的一生。”她选择在夜深人静时、心闲气定时，书写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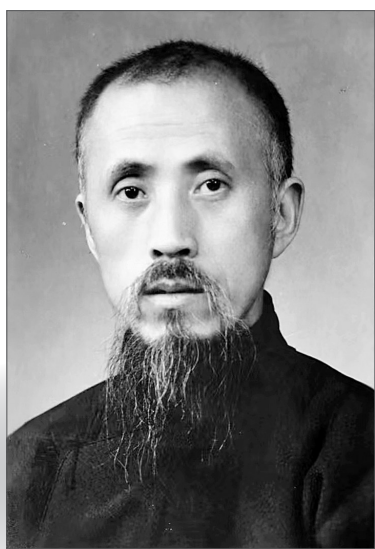
这部著作。

王锦文在序言里说：“这不是一部史书，没有读史的沉重感，但分明可以从中间窥见历史的沧桑感；这也不是一部小说，而是真实的甬剧逸闻趣事。”这是对陈也喆《戏中有戏：甬剧艺人逸事》的最好评价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陈也喆既是一位戏剧研究工作者，又是一位青年作家，她的散文化的语言具有一种优势。全书行文娓娓道来，文风清新，文字简约，文笔优美，艰苦而神往的事业与诗情画意的表述有机交融，辛酸、浪漫、凄楚，百味杂陈，才有了让人阅读的快乐。

## 不应被忽视的一位学者和一本著作

——关于《〈甬言稽诂〉校注及研究》



周志锋

研究宁波地域文化，有一位学者和一本著作不应被忽视，这就是应钟和他的《甬言稽诂》。

《甬言稽诂》是一部考证宁波方言的著作，稿本，现藏于宁波天一阁博物院。除了《汉语方言大词典》大量征引其手稿外，笔者之前未见其他评介或研究文章，其人其书一直是个谜。近年来，笔者专注于应钟及《甬言稽诂》研究，希望对挖掘和传承宁波地域文化尤其是方言文化有所帮助。

其人其书

有关应钟的记载很少，只有镇海蛟川戴伦庵为《甬言稽诂》所作的跋里略有提及。庆幸的是，在朋友帮助下，我终于联系上了应钟先生唯一的子女，现定居上海的应葆祺女士，由此获得了关于应钟和《甬言稽诂》的第一手资料。

应钟，原名应石麟，鄞县下应（今属鄞州区下应街道）人，生于1907年6月16日，卒于1969年12月14日。父亲应鸣和供职于钱庄，曾是宁波灵桥某钱庄的“阿大”（经理）。应钟童年在私塾接受启蒙教育，16岁离开宁波，在上海、武汉读过几年书。1926年起受聘于上海华成烟草公司担任文书近32年。工作之余，潜心于文字、音韵、训诂之余，还擅长中医。1957年底受妻子的堂兄李康年（民国实业家）被错划为“右派”的影响，全家从上海迁居宁波，借住姐姐江东演武巷1号的房

子。先在江东北安联合诊所当中医，后辞职，集中精力撰写《甬言稽诂》。《甬言稽诂》于1958年动笔，先后耗时10年。书成，应钟选择了非正常死亡。

《甬言稽诂》是应钟撰写的唯一著作，用文言文写成，以清秀小楷亲笔誊录，竖写，酷似古代线装书。全书40万余字，共考释宁波方言词语1880条。正文10卷，另有附录《变音》和《补遗》。根据《尔雅》《释名》等体例，按义分类，分《释天》《释地》《释亲》《释流品》《释形体》《释疾病》《释动作》《释行事》《释情志》《释言》《释词》《释语》《释食》《释货》《释衣》《释器》《释宫》《释草木》《释禽兽》《释鱼虫》等20篇。《变音（上）》主要讨论声母，有11篇论文；《变音（下）》主要讨论韵部，有13篇论文。

《甬言稽诂》书名的意思是：“甬”，宁波简称，“甬言”就是宁波话。“稽”，查考，考证。“诂”音古，义为解释古语或方言。“甬言稽诂”就是“宁波方言考证解释”的意思。

《甬言稽诂》与天一阁

《甬言稽诂》最后被天一阁收藏，也有一段故事。据戴伦庵的跋和应女士的口述，应钟生前想出版此书，但在当时是不可能的。于是立下遗嘱，将书稿赠予戴伦庵（上海华成烟草公司董事长戴耕莘的儿子，曾任华成烟草公司襄理），一是世交至友，二是落难时曾得到过戴伦庵的帮助。应钟去世10年后即1979年，其弟把书稿送到了戴氏手里。戴氏觉得“是书乃我桑梓专门著作，是宜公诸诸国考索之需，庶不负君著书之旨”，在应氏家属支持下，于1980年通过表弟把书稿捐献给天一阁收藏。1981年，应葆祺也获得了由天一阁文物保管所颁发的褒扬其捐赠父亲遗著

善举的奖状。

《甬言稽诂》与《汉语方言大词典》

《甬言稽诂》为学界所知，与《汉语方言大词典》大有关系。1987年，复旦大学陈敏等先生带学生到宁波调查方言，得知天一阁有《甬言稽诂》，回沪后即告诉了复旦大学著名方言专家许宝华先生。许先生当时正在主持编纂《汉语方言大词典》，急需这样的材料。征得天一阁文物保管所尤其是应钟家属同意后，次年下半年陈敏到天一阁复印了全稿。1999年，许宝华、官田一郎主编的《汉语方言大词典》问世。该词典大量引用了这部书稿，据笔者手工统计，共有1400多条。

《甬言稽诂》书名的意思是：“甬”，宁波简称，“甬言”就是宁波话。“稽”，查考，考证。“诂”音古，义为解释古语或方言。“甬言稽诂”就是“宁波方言考证解释”的意思。

《甬言稽诂》校注及研究

由于《甬言稽诂》是稿本，藏在天一阁，即便是宁波人查阅起来也非常不便，更不要说是外地读者了。为了让它焕发应有的生命活力，2016年，我以《甬言稽诂》校注为题，申报了宁波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作共建“浙东文化与宁波文化大市建设研究中心”的年度课题并得以立项；2019年，又以《甬言稽诂》校注及研究为题，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并得以立项。经过6年多的校注整理、研究打磨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以优秀等级顺利结项，《甬言稽诂》校注及研究》也于今年5月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。

本书内容分为两部分，一是对《甬言稽诂》进行校注，包括对断句错误进行复核订正，对稿本文字进行校勘注释，对部分条目进行分析考辨，整理出版一部完善可靠的本子，便于人们阅读和研究；一是对《甬言稽诂》进行研究，包括考证应钟的生平学行，介绍《甬言稽诂》的成书过程及编写体例，探讨其学术价值和存在问题，为方言爱好者和研究者提供参考资料。借助“校注”和“研究”，把近年来学界及自己有关宁波方言研究的新成果融入书中，因此本书也可以看作是宁波方言词语考证方面的最新成果。

应钟有良好的文字、音韵、训诂功底，又花了10年时间旁稽博考，因而《甬言稽诂》在考证宁波方言本字和出处方面有不少创获。例如：

意姿（姿音基）：宁波有句老话叫“三岁意姿看到老”，其中“意姿”一词至少有“意致”“意见”“意基”“意计”四种写法。应氏认为当作“意姿”。“甬言稽诂·释货”“资”条：“今称人家财为‘家当’，亦呼‘家资’，资正读即夷切。资、姿同音，姿亦读读如支。然俗称人意志曰‘意姿’，姿亦正读即夷切。”此说正确。“姿”通读资，方言也可读基，《广韵·脂韵》：“姿，姿态，即夷切。”“即夷切”拼出来就是基。在“意姿”一词中“姿”读基，正是保留了方俗读法。

考证方言本字和来源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，而应钟是一位自学成才的传统语文学家，无论是语言观念还是研究方法，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，因而《甬言稽诂》也有很多不足，最大问题是考证不够严谨，许多结论难以采信。例如：

噫/霪：宁波话阴天叫“阴矮”“矮”。应氏认为“矮”本作“噫”。《甬言稽诂·释天》“阴矮”条：“《开元占经》引《说文》：‘噫，天地阴沍也。’……噫，於计切，音翳。古音霪，霪同部，同部相转，噫转霪音，变作於大切，如俗音之矮。甬称重云翳曰‘阴矮’，即阴噫也。”但是“噫”与“矮”读音差距太大，恐不可从。今人一般写作“霪”。《广韵·代韵》：“霪，霪意，云状。乌代切。”“霪”意思对得上，但音爱，且“霪”是联绵词，往往连用，音义仍有距离。笔者以为本字应该是“霪”。《广韵·泰韵》：“霪，云状。於盖切。又於葛切。”“霪”宁波话通读押，还有一个被人忽略的读音就是矮去声。“阴霪”文献有证，如南宋鄞县人楼钥《湖上次袁起岩安抚韵》诗：“山外斜阳湖外雪，夜来阴霪晓来晴。”“阴霪”与“晴”对举，正是天阴、不见阳光义。

《甬言稽诂》中诸如此类求之过深、证据不足、解释随意、结论可疑的情况比较普遍，这是我们在阅读时需要注意的。

荐书

《父亲》



当代作家梁晓声的短篇小说集《父亲》，展现了中国式父亲深沉的爱、传统家庭的精神世界。本书真实记录了梁晓声与父亲之间发生的点点滴滴，写出了亲情中很多不愿被提起的话题。

这是一位穿越过时代的艰难、靠一个人的肩膀撑起一个家庭的父亲。他的愚昧与狭隘，也曾让自己的孩子遭受磨难，给家庭造成重大的不幸。因为他不相信医生的话，作者的姐姐夭折了。作者的哥哥也因为父亲鄙薄文化崇尚力气，被逼疯。父亲的形象掺杂了太多的爱与恨，难以说得清楚。

小说中父亲的言语不多，个性鲜明，有对苦难生活重压之下的发泄，如对母亲怒吼“你是怎么过的日子？啊？我每封信都叮嘱你，可你还是借了这么多债！你带着孩子们

|    |         |
|----|---------|
| 作者 | 梁晓声     |
| 出版 | 贵州人民出版社 |
| 日期 | 2022年6月 |

这么个过法，我养得起吗？”当“我”和哥哥替母亲解释后，“父亲侧过脸，低着头，不再吼什么。许久，父亲长叹了一口气，那是从心底发出来的沉重负荷下泄了气似的长叹。”而晚年的父亲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：“父亲的性格也变了，变成一个通情达理的，事事处处、家里家外都很善于忍让的毫无脾气的老头子了。”

小说里，父亲和儿子有很多观念上的差异，不过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父亲自身的观念不断改变。文中写道：“父亲身上最大的变化，是对知识分子表现出了由衷的崇敬。以前，他将各类知识分子统称为‘耍笔杆子’的。‘靠‘耍笔杆子’而不是靠力气吃‘轻巧饭’的人，那是他所瞧不起的。每天接踵而来找我的，十有八九是地地道道‘耍笔杆子’的。我将他们介绍给父亲时，父亲总是臂微垂，腰微弯，很不自然地做他所不习惯的鞠躬礼，脸上呈现出似乎不敢舒展的恭而敬之的笑容。”

梁晓声用文字把社会底层人们的生活状态如实地描述出来，发掘了他们平凡琐碎生活中的种种不平凡。

(推荐书友：陈裕)

《星空与半棵树》



|    |         |
|----|---------|
| 作者 | 陈彦      |
| 出版 | 人民文学出版社 |
| 日期 | 2023年5月 |

“你是哪里不舒服了，要在今晚跑到镇上瞎胡闹？”可见，他认为这根本就不就是个事，不至于如此大掀波澜。

随着温如风和孙铁锤之间矛盾冲突的不断升级，安北斗对温如风的执着上访也有了不同的看法。他不仅从人的善良本性出发，还从对孙铁锤之流黑恶势力的疾恶如仇出发，他甚至有意无意地协助温如风上访反映问题。这既有他作为小人物的无奈，更有他人性光辉的闪耀。

像安北斗一样闪耀着人性光辉的还有草泽明。当村里有人因为采石被炸死时，草泽明没有第一时间出面，那是他觉得村里的人已经失去了起码的道德、尊严和秩序。而当孙铁锤在山上竖起99米高的佛像，并且佛像的脸型酷似孙铁锤父亲时，草泽明立即站了出来。正是他向上反映问题，才让孙铁锤的幕后保护伞孙任廉、武东风等人被绳之以法，从而直接导致孙铁锤犯罪集团的覆灭。

尽管地球在星空里是微不足道的，但它依然反射出光芒。尽管我们个人是卑微的，但仍要向上向善。

(推荐书友：谢文龙)

《大唐的365夜》



|    |         |
|----|---------|
| 作者 | 魏风华     |
| 出版 | 陕西人民出版社 |
| 日期 | 2023年4月 |

朝，下启宋、明以及清初笔记小说，尤以志怪为佳。

没有段成式，就不会有《酉阳杂俎》。没有《酉阳杂俎》，就不会有《唐朝诡事录》。没有《唐朝诡事录》，就不会有现在这本《大唐的365夜》。电视剧《唐朝诡事录》脱胎于魏风华三基本同名原著，该书近似于《酉阳杂俎》的现代白话文改写。《大唐的365夜》则提取了精髓，紧扣志怪，从书名亦可看出它更侧重于叙事的趣味性。

中国古代小说的基本审美品格是什么呢？尚奇。《大唐的365夜》里都是奇幻的故事：梦中与人结交饮酒，逝去的爱妻归来同眠，三次吃掉书中“神仙”字样的蠹虫可化为“脉理”助人成仙，被盜毀被凌辱的尸身变成厉鬼前来报复……诸般种种，皆是奇事。明代胡应麟有言：“变异之谈，盛于六朝，然多是传录舛讹，未必尽幻设语，至唐人乃作意好奇，假小说以寄笔端。”时代特色造就了唐文学的瑰丽想象。

(推荐书友：林颀)

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：98906429

阅读家